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劄狀

上諸司論金牛置尉劄子

勘契本縣金牛馬跡靈溪賢庾符石五鄉在本縣南  
隔絕大治縣界一百三十餘里阻水帶湖東北抵永  
興大治縣界西南江夏咸寧縣界直南接連洪州分  
寧等縣幅員九數百里居數路之衝商旅往來最為  
徑便近歲以人烟稍盛而無官府遂至盜賊充斥不  
任作過巡尉聲迹相遠無緣敗獲數邑界內民不安  
處某伏見金牛鎮舊有監官一員紹興初以荒涼減



罷令來本鎮人烟近四百戶市井比之本縣大段翕  
集而酒務買撲一歲止一千貫若分本縣弓手之額  
招三十名創置南尉一員兼監本鎮酒務盜賊烟火  
公事非惟可以整葺鎮市遂可彈壓南鄉盜賊利害  
甚明欲乞鈞蒙詳酌建置使千里之民自此得以安  
迹如蒙施行即乞就撥都統司廢罷酒務以為解守  
本州本縣各為量借酒本俾隨息錢解納鎮尉請給  
令本務管認舊來所收土稅却行住罷酒息之數止  
以買撲為額除少、塞屋須當以漸經理既無分毫  
騷擾而數州界內盜賊自此遂當衰息委是公私兩

便乞賜施行

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僊皇后奄弃六宮在率土之情共難堪處某輒有  
管見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財擇某竊  
覩尅擇官狀選定初十日申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  
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泥礼文朝晡入臨  
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  
臨今於漢氏權制不應重有加捐礼失之薄寧過於  
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過  
國喪江寧官吏欲以三日之朝免服明道曰服當三

日也茲事体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恩庇之厚于今不敢忘於大君子之門敢以姑息為愛知公礼重故敢言之伏冀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采納則乞直以台意處分甚幸甚幸

上王守論絕戶田租劄子

某竊見四邑各將去歲水死之家田畝所收穀子不以立後葬送除官收三分之二外又拘逐人合得分數穀子官收一年既從官收自合除放苗稅目今夏料不住催理兩無所出符帖紛然計會枝掌貧者先

受其弊切緣風水之後立後之家初無留財為之數并收葬者不過博子孫宗族之誼先以已物為之殮葬失其屍者亦為祭享薦拔而官司附除檢括費用百端莫不指准今歲田租以備其費去歲唐即中奏請皆給全產是固聖朝美政而監司之不知体者橫議沮格至今為梗官司又為此舉其何以堪立後之家目今為之俱困咸謂樂清顏宰寔為倡始怨謗罵然訴之賊司未必不由於此即去歲災变不作言也賦者亦欲取此物邪為政恩惠無恩惠及民其可幸災禍求倉廩之富虐遺孤以為利哉意者利未入於

公家必且聞於朝路是在仁政不能無累當恐寄居見任未有為台座言者伏惟勇義安仁聞之必不能已也伏乞台茲特賜愍念即作訪聞行下止從分數官收仍命官收之田不復催其常數無人耕種之地官租常賦並從蠲免為惠甚大如能更賜存卹申明唐之請庶使為人後者不失先人之業是在王上者必樂聞之此議發於守臣聽許必速陰德尤大惟台座更審圖之趣詔有期伏願當仁勿遜捐小利以成國家美事此百世利也伏惟軫思幸察

臺諫劄子

某聞鼠憑社木莫可灌勳當草難圖當鋤茅蕪恭以主上英明神武抗志有為漢祖唐宗未足為輩治效以而不著天下莫知謂何靜思其所由然微傷小人之蔽然上明並日月去邪不超察梁珂之姦而遂梁珂察龍大淵曾覲之姦而逐龍大淵曾覲屠斷英發仰比天之聰明然而小人實繁難退易進驅之或去旋復踵來其始甚微辨之常晚近身道聽塗說有武臣王抃者象晉輩耳以邊事進其心未易測量比嘗屢使軍前或不出於朝命自謂天子訪以人物無識知者往之趨之間見廟堂公行窺伺持反覆兩端之

說千君相謀猶之地熒惑主聽居之不疑雖未必盡如所傳不可遂謂言之者妄此聲之出不為無累於聖德萌芽不翦將恐或害於斧柯在崇寧中初遣童貫使邊不由宣勅處分青唐既啟惟亂之階視往者之所為來事當益省矣其崇學易觀乾坤復剝否泰之象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其實相為盛衰消一陰爻必一陽來於內惟今患之大者莫如左右小人一去一生何損於數消復之道惟須君子國家以心腹寄之二府二府未有見幾之人就能知其為姦不過氣沮而止臺諫上為天子耳目其可寘不言乎及今攻之尚可為也它時聲焰赫烜怪以自神党附成群交亂四國雖有拔山之力若五丁如彼何哉天下推本其所從來必將追過當言責者觸邪指佞不可以後於他人某官以道事君願賜省納圖難于易以幸社稷蒼生尸祝代庖某不敢逃踰分之責死罪之惟幸營之

王正言劄子

某永嘉鄙人也生於海甌斥鹵之地素乏朋友磨礪之益直緣糊口不給藉蔭而仕不敢齒於士夫之列然於天下矣人君子未能無慕苟有幸會未嘗不請

見焉茲蒙朝廷過聽薦被旌拔閱歲有半七拜不復  
懼涉詭異之踵強顏此來盪叨京職之除媿極而畏  
自抵都下即聞正言重望矣德且恬進取要官罕識  
其面每以得侍同朝私喜趨造往復竟未及見方謀  
親請教誨伏承天子旌識英俊不次超擢榮登諫職  
善人之慶啟沃之際人士悚服未見施設既已風動  
四方宗社寔幸蒼生寔幸某聞者雖嘗修教門下伏  
蒙顧遇甚寵自事庸遠雖懷請益之願竊有援上之  
懼不敢教詣賓館頗聞台茲遠鑒亦垂興進之意內  
願無以取此未敢實行自獻竊勝感激私情不避僭  
越輒劾一得之見未見顏色幾度外期之求進門墻  
願自茲始某伏聞無為軍教授沈清臣比者緣正言  
進用敢以曲士之見狂妄有言古激云一無所不至  
等之蠅蚋在寬洪當不之責為祠祿禮則宜之九重  
重道尊矣於清臣不可無罰下之天獄所以風示天  
下是則君臣千載一會願知之者少耳以某愚見在  
主上待正言者固已曲盡清臣言雖無狀要為獻納  
於時斤之遠方体自應耳付之刻木聞者不能無矧  
建請寬之惟正言為當然耳清臣於某初不相識聲  
聞略不相聞其人矣愚某亦未知端的非為清臣者

意正言過合方始不當緣已罪人之言將使後謂士  
不傳言始於今日其於門下國體所關不細况復放  
言橫議士俗之常寬之益足以見君子之兼容罪之  
殆無足快不識仁者之見或有取乎斯乎且犯不校  
者顏淵之事王猛殺樊世與之譖已也何足為盛世  
道哉被吾詈而吾寬其罪此德裕之盛以直報怨之  
翹者惟正言念之某狂瞽冒聞死罪容書字  
不謹正惟大度容之得作台意施行毋以告人大幸

武昌休官白郡劄子

某契勘本縣當天下孔道靖康之際實為兵衝鐵官  
鼓鑄之徒無非天下亡命故罹兵禍眎諸縣為最酷  
今主戶雖數百皆東西南北之人累政失於拊循將  
不堪命加之比歲力役不能自存賒賦至微不給上  
供之半吏官給俸宿旅傳食至此一錢粒粟可以枝  
梧自某到任以來朝夕疲瘁雖心勞撫字止補秋毫  
而鞭箠盈庭虐害滋甚仰愧俯怍無以自容伏蒙某  
官推仁卹之心曲加庇護殆將一稔未嘗馳一介下  
賒追須區區之心謂可受息終任不圖事與心戾橫  
賦踵來車船畢工遠作營舍木植離岸即科經總制  
錢補解未終又為和糴民羸如許其何以堪固知



作事有端非郡府之意也然才單力弱粗嘗學問政  
而知慮不周顧此一方山澤竭矣又為此舉民必流  
亡杞國之憂或大於此乃心憤亂恍如病狂已具狀  
乞脩申請賜骸骨如蒙終始之惠聽以周旋誓畢此  
生不敢忘德重念某宦情素薄自分甚明初獲寸長  
可以從政力云不足非敢憚煩敢控哀誠尚冀痛察

再白郡劄子

某十五日以心氣恟恍不計僭差狂率有請日虞何  
譴之至俯伏以俟今數日矣迄未蒙府之報命豈春  
憐素厚而難其請邪將以為詐而不聽邪某之所以

朝夕狂悖而不避再三之瀆也伏念某賦才謏薄任  
宦固非本心姑欲一試所聞庶幾少有所濟力微而  
廢謂之何哉誠非敢望台嚴亦非干百姓之譽一身  
之計端有在焉蓋某爰自之官非推身自廢季一兒  
一姪皆失從師春先人之遺書久貯箱 鬱蒸蟬氣  
之患惟日憂之矧樗散之姿雅多閑放讀書之外問  
不及家託庇于茲遂有官守之責事巨細不敢不  
盡其誠以此勞心殆成糜潰屯營之役一起歸思乳  
相政黃不能自己以周易筮遇遯之旅以為此意可  
以質諸天地神明故斷之不超請辭而去亦嘗妄有

所作不敢冒昧投陳而此及之丐察其非詐耳竊念  
某故鄉尚遠貧之為甚坐食于外飢寒且將及之如  
蒙蚤賜脩申得遂其志啜菽飲水皆執事之賜也云  
云

被召辭免劄子

某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竊以命召  
小臣禮無俟駕進退之際閔乎立身與其貪冒以事  
君寧若省躬而辭命伏念某不學墻面才乏寸長憑  
籍賞延為貧而仕再辟藩府亡補秋毫調令武昌亦  
欲少効萬一交政無幾即際邊與外則荊州起營信

陽陸運內則供贍征戍惟日相仍百役並興無頃刻  
暇加以盜賊多有風塵數驚以千戶之羸祗應無涯  
之師役雖心存撫字實惠何施而政急催科滿日瘡  
痍學不素講臨事乃知其累每一念此芒棘在懷間  
者調補掾曹雖為合入差遣良以治獄事省可以專  
志一官撥志之餘乘暇得以為學庶幾它日尚可  
有成朝端過聽而舉之甚非愚分之所當得切惟上  
天資英銳方大有為朝廷之上英雋如林如某駑銳  
之資徒知樸拙自守學不足以成已故於應對進退  
皆非所能必恐進見之間儀矩野無以仰承清問上

當君相之知伏望鈞慈特賜矜憫許終今任就其卒業之志他時有以見君其不任卷々之誠俯伏候命之至欲乞敷奏施行

再名辭免劄子

某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竊以間年再召殊異乎常倫顧影多慙豈加於曩日祇可循墻以走難從不駕之行伏念某才不踰人學非通用仕之籍蔭祿以代耕曾微一善之可稱已得九重之過聽弓招下逮取諸選調之中辰座為前擢眎王官之列願雨露草木之恩甚溥如海岳涓塵之補則亡下

拜醜顏迄今汗背敢謂下才之樗散旋蒙命名之鼎來得之若驚瞻前增媿在進退而惟谷誠若古人之言不往來之憚煩竊懷友朋之畏所願廟堂之俯察許遲縣邑之終更尚冀修為以圖報稱某下情無任皇惧戰栗俯伏俟命之至伏乞鈞慈特賜敷奏施行

上大理寺長貳劄子

某茲者叨冒誤恩備數簿領自十一月赴寺供職本廳即無人吏雖供職文狀亦是自行修寫當時惟有晉長二三輩至直舍參謁並不睹羣吏之面本寺之籍深所未曉遂求教于判寺莫少卿伏蒙諭以本寺

之制左斷形右治獄自少卿丞正評事而下皆有分  
職自主簿不然凡文書之期會簿籍之勾攷在兩司  
者悉當兼掌此職不修久矣可呼問知雜吏某亦詢  
知本廳舊例差破入吏一名意者知雜一司職當關  
領尋呼知雜司者問以職則曰無事問以吏則曰闕  
人且言寺簿不治文書但請十日一至直舍簽押簿  
曆其欲一見簿歷則又泛然不應竟無一事不免遂  
循出局某來自遠外誠不識朝廷事體切詳國朝官  
制以長貳綜領大綱不可自治凡目故設主簿專職  
勾校守之內監外之縣邑小大雖異所掌宜同則凡

應于行遣期程及簿銷書注之屬其事無不當預稽  
違漏落責有所歸簿歷有常十日一簽亦有日當攷  
視者主簿之職况不祗此今也不得知其條目雖廢  
簽書可也張官置吏恐不為是虛設晉輩惟恐主簿  
之得舉其職也故多方壅蔽不示之籍將使不得輒  
之所問不與之吏將使不得輒有所為旨意甚深察  
可見其無狀仕寔為貧庸堂過聽處以在京職事期  
待之意寧古乘田委吏之比有如本職不得致其區  
區媿於前人多矣仰惟主上勵精為治盡心庶獄刑  
寺之職所繫至重他官祿仕可也此豈苟祿地邪綜

覈之朝責以名實之效夫職至是將何辭以對乎長  
貳勉以職事之脩交遊望以職分之內某所為不能  
稱事有奉身而退耳伏惟台慈鑒念詳思所以處當  
其宜某責重位卑不敢不告伏乞台啓

請祠申省狀

准勅授前件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  
令赴都堂審察某竊伏自念崑瑣之質術業淺陋已  
嘗賜對止補徒冒寵榮材能不易於前人問學無加  
於往日而復容昧進非心所安輒敢上干堂陛之  
嚴婁伸終任之請仰蒙廟堂眷私敦俛至於數四恐

孤所以相遇每欲進而趨超雖卷卷之誠久之頗見  
幸察而由表之想弥年尚未聽從今常熟縣見任人  
趙善括去替在一兩月間某以有上項恩旨未敢專  
輒前去之任更合申取朝廷指揮竊緣某比歲以來  
得疾異甚精華日耗大惧損生所授魏劇繁雜必不  
勝任况又家貧累重待闕十年久客他州非祿無以  
糊口伏望僕射相公叅政鈞茲務憫特賜陶鑄祠廟  
差遣一次庶幾少安微分養疴之外得以盡意學業  
或備異時器使之列瀆至申聞者  
右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檢會累申劄狀特賜敷奏

所有作降審察指揮欲乞更不施行謹狀

再辭召命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尋具劄子申僕射相公叅政府乞終常熟新任未蒙施行再准尚書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稟者右某伏聞人有常言小官不當辭命竊謂心之辭遂不在官之崇庫當辭而不辭者貪也可進而不進者偽也惟貪與偽何以事君其有誼或可辭礼未容進均之失也寧偽無貪伏念某素乏技能蚤蒙薦對備堂罄竭無益聰明沓冒寵榮祗深愧覘方期下邑少

效秋毫何矣於人弓招洊及庸敢為偽請固以辭且某才不加長學非至到強揔其智則固何堪遷就其言又所不敢縱蒙審察豈過前時如某之流世固不乏進為貪也孰與雖矣使其得為天下知退之人寔可仰副朝廷勵俗之意此某所以不避小官之嫌輒冒尊嚴而進再三之瀆也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檢會某前此呈劄特賜教奏俯從所請施行

劄子

某才非適用伏蒙 廟堂矍然無已再賜但台有此遭遇豈敢自愛然某牢辭再三非狂則詐雖愚不肖何

忍自弃如此益聞大臣致君進人為重士之取信繫  
乎庶恥周公寧以戲封諸侯開成王不敢玩人之心  
都侯不难身追亡將移高祖慢士之習竊原二公之  
意不在一時之得失其所以感動主聽敦獎士流周  
漢之隆寔基於此故某以為上方登用賢宰不遺纖  
芥之善凡百臣下焉可妄自菲薄奔競速售以累至  
公之舉某敢尔辭遜亦欲有以仰報期會之隆已具  
狀申朝廷伏乞鈞慈鑒察併賜檢會某前此呈劄特  
敷奏之蚤賜聽許庶幾小人得以安分于下異時異  
報誓不後于他人某不任區區之誠俯伏俟命之至

又狀

先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赴都堂審察某嘗再  
具劄子併狀申乞敷奏請終縣任未蒙俯賜聽從  
節次三准都省劄子催某疾速起發前來須至申  
聞者

右某 伏自念無一毫長誤蒙君相遇聽間年再召  
某豈不欲進而復遂循退避近于不情某非敢自賢  
固非憚事亦非敢有欺世盜名之意內省不稱故趨  
趨而止尔即某無噫於志其何敢久違朝命寧欲以  
棲遲偃仰自為高邪伏蒙廟堂好矣樂善之心有加

無替每一辭遜役名已班蝼蟻微誠屏不上達陶鎔  
橐籥之意於某則厚矣非愚不肖奉：懇：所欲以  
事君上者也曲成其志非明朝廷惡所望之故某不  
避再三上干堂陞之嚴期於得請而後已也謹具狀  
申云

湖州請祠劄子一

某輒瀝誠懇仰扣鈞嚴某蒙恩授前件差遣自八月  
初四日到州交割賊事訖經四月竊緣本州係是近  
輔大藩前此無非重臣名德臨鎮某資歷素淺加以  
綿薄之才誤蒙超擢使令甚願勉策駕鈍其如力小

任重鞭督不前無以填服同僚不能芘覆民吏帑廩  
空竭曾無術以捄之設若尸祿強顏積久致敗夙夜  
靡皇不免控告廟堂乞賜宮觀若遠小州軍差庶不  
上負主上臨遣訓飭下貽郡人之患捫心知媿惟是  
違一次庶安愚分免致坐占窠闕有妨郡政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施行

二

伏念某自去歲十一月間以本州畿甸名邦非某愚  
賤所以安處加之財賦窘乏曾無術以捄之累嘗具  
申丐陶鑄一祠祿庶安愚分免致久占窠闕迨今數



月不蒙卑聽已窮五技汙無寸補錢粟益以窮匱百  
為強更費力日雖痛自鞭策食息弗暇心力單耗宿  
疾又作升斗失血略無痊瘥若不瀝誠申訴大則一  
郡不理在己亦須委頓公私兩有未便屬加熏心欲  
乞鈞慈俯鑒其衷檢會前狀即賜化筆差注祠廟堂  
遣一次得以就閑養治勉強進學報在他日無有面  
墻之累凌犯崇威其無任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六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解 讀 辯 書 跋

解

皇極解

洪範九等次五曰建用皇極次皇極於中  
數九等用中於建也堯舜之禪傳是中也  
孔顏之學明是也自章句之設洪範為災  
異之書儒者兼以意明之其已駁矣無證  
而民不信故君子難言之雖然極之數言  
帝之彛訓也帝訓不明於天下走焉數求

厥中顯以經學焉

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備矣各正性命民之中中以生也率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于時保之莫匪爾極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專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女保極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之人過也宏道非道之宏人也是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而入不自得者惟不害者能之天理之滅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無他事矣百為事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後可以弗畔執中之道無它奉、服膺而已矣洪範曰

凡厥庶民庶民無有滯用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守女則念之子言之可與共學未可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之義之與比益軻有言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故識輕重之為貴識輕重則知權矣君子之時中時中為權君子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大受者不可以小知也洪範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語中德之盛也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復之見天地之心不遠復無祇悔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集義所生也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道不遠人在推其所為而已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云乎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則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疆禦故大人正己而物正修身而天下平洪範曰無虐僇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富有之謂大業克寔之謂美淵泉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欲明一德於天下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內外正天地之大义也一正家而國定矣舜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身不行道不行乎妻子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有諸中必斯形諸外是故誠之為貴誠之不息則著一則通一則放乎四方上下而準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洪範曰于其無好德  
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子言之道其難行矣乎智  
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  
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有  
端非執一也其為物也不貳則其動因不中於民有  
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  
各有心知微知顯則本心灼見而中一見之矣洪範  
曰母偏母頗遵王之義讀如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  
有作惡遵王之路母偏母黨王道蕩：母黨母偏王  
道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

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聖人代  
天理物修辭以畫意知風霆雨露之無非教也則可  
以言天矣在易恒之繇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故君  
子言有物而行有恒有常之吉不言之教也洪範曰  
皇極之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之無有貴賤道無  
有高下不獲乎上無以使下不獲乎下無以事上中  
極之道立九經以行三德者也故曰欲為君盡君道  
欲為臣盡臣道中其天下之道本乎記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  
為萬物育為不能達之天下而可乎詩云文王陟降

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乎其有進於是夫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專言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讀

問天讀

走讀天問篇而後知天之大與離騷以本有以為楚辭之學本諸天問猶乾坤之為易周召之為詩於傳則說卦序詩易詩之道舉矣大高、在上日月星辰之所燭風雷雨露之所作此天象之可得而見兒童

女子無不自己知之者至天之所為高、日月星辰之所為昭、風雷雨露之所為升降沸騰雖聖人有所不道况又其遠者乎仁如伯夷未免首陽之餓盜蹠之暴病死河東盾之常情非其理已正則離騷之作端致意於斯云蕩、乎民無能名焉茲天之所以為大屈原於是與問柳宗元為之天對何哉傳曰畫蛇而安其足宗元為似之

讀王莽傳

三季以降王天下者非有德英傑之士智足以無天下而仁能守之者皆足以創業詔後劉季李叔德其

人也新都侯莽之英姿傑出夫豈李德等輩從以漢自武宣以後上用劓嚴為理重以元成止道孝哀狼悖而文景之澤未厭於民未斃於天將舉小宗代之是故國統三絕慢藏誨盜莽藉椒房之執託宰衡之重竊先王之傳器詐極道窮而春陵宗室固折筮以答之矣觀莽竊六經以文奸言几于用智以籠其民者讀其所為大誥訓典一皆竄易古書之文其將及誅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真泥古不通知非英物審矣居然已足以敗況天人之存乎拱把而能盜取神器劉氏之所以不止者歟

辨

知性辨示君舉

命天稟也性人稟也道者天人之交際也孔子蓋罕言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聞矣在古論語亡之命矣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命止亦性相近習相遠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既難言之殆未可以言言之也又可以知言乎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無事也窮理盡性而命已至矣子思論天命謂性而卒之以無聲無臭率性為道而繼之以不可湏臾離於性無所復道茲微旨也孟氏論盡其心者知其性知

其性則知天猶是說也其曰盡心知性宜非識知之謂曰性無有不善將未免乎以謂知之也無分之論性惡之說由是起曰善惡混果知之乎其曰堯舜性之則天下誰非性者曰君子不謂惟命則不可奪矣夫子於命而言知命於道而言知道於性不言知性夫命於道猶可以言知者命有天人之分去道有時厝之宜不可不与知之性者命之在天行而為道知命與道則性可由窮理而盡又可以知言乎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性之盡也仲尼知命不憂性何疑命之至也孟氏醇乎醇者其語自性善而下未免疑乎教也斯以聖人之學可以默而識之異教論以其空非知命窮理之謂茲儒者所以不道夫何責焉

### 河圖洛書辨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言盖有以叙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為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惟不知聖人直不達不言而化之以義烏足與較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為當伏羲之時可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於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故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啟之

宗之徵引釋如出一占而聖人之道隱巫史之說行  
行不世聞君裊夫亂臣賊子據之假符命惑非藝為  
天下患害者比、而是聖人憂深慮遠肯為此妖偽  
殘賊哉蓋亦有其說已傳註求其事而弗得於是乎  
託渙漫以駕其游誣雖知惑世害人不暇卹也且聖  
人之作易仲尼固已於大傳詳之太傅無文其可鑿  
以胷臆就如其說垂象為象降自天乎豈嘗切痛之  
為反覆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以究之至而後乃得之  
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觀  
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近諸取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

圖書之說從不知矣未易之有卦所以懸法也畫卦  
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  
十有五乾元甲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  
五十之數也究其終始之數則九寔尸之數地有九  
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背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  
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  
織緯之說雖無足信其有近正不可弃也信斯言也  
也則河圖洛書乃山經之類在夏為禹貢周為職方  
氏所掌今諸路閩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里志之  
比也按山海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



屬其古史職方之意歟仲尼所言凡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名也夫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為徵凡今古官書之所為名稱者必以其司官某郡因自謂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它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於人書於史亦第稱某所行某事言某事上某事而於其職事皆略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司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尔也然則圖書為川師上何獨至古而惑者哉或曰是則然矣圖與書奚辨曰奚圖書者詳倫之云也河之原遠中國不得而色之可得而聞者其形之曲直原委之趨向也洛原在

九州之內經從之地與其有所利名物人得而詳之史缺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于圖理當然也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寶於周室

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於周末病禮樂廢壞賊方之賊不舉所為發歎鳳圖者非有地也龜龍之說果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 晏子春秋辨

聖人之道不掠美以為能十瞽世以為明善者從之非者去之要在乎執中庸之道以折中於物而已

已見為必得此其所以大而無方也柳子厚辨晏子春秋以為墨者齊人尊者晏子之事以增高為已術者其言信且當矣雖聖人有不易走見而喜其下謂其所自見誠有大過人者晚得孔叢子請之至子詰墨怪其於墨子無見皆晏氏春秋語也乃知子厚之亦有自而起焉嗚呼若子厚者可謂掠美瞽世也與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無見如此其後出則大業書錄其存挾別異書報從已出謂他人弗見取像攫金之子不謂可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為此勦竊之患厥有由來矣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然則君子城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後為真知奚必矣

### 辨管子

走讀管子說雜篇觀其纖巧權詐交易百端要多放利愚民上欺天子下傾同列務強齊國而非尊主之道仲尼之稱管仲曰人也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仲而為此其民不可得愚將見人人異心諸侯瓦解齊不得伯周不復王中國夷矣何九合之有哉以人許之則管於人情非它道也孔子謂桓正而不譎管仲雖有是說

將何所復施正守而譎行之且非不譎之謂桓公就  
不是用而仲為之者乎徃行前言當以孔子為信今  
夫管氏書者出戰國徒衡者流求售於其書雜之夷  
吾云尔夷攷其說皆非寔事孟子不為管仲端有以  
哉左氏叙桓公以蔡姬與伐蔡之師亦信書之過

### 辨李廷珪墨

黟墨二枚其制植前平後面為香字不正銘曰歙州  
進務官李廷珪寡文有隱起交龍挾之銘曰寶大元  
年正自七日奉旨造初外舅祕閣鎮鄂故相申王以  
墨餉為螺累百數李墨不能什一舅均之僚局時走

用幾要從事幕府与受一螺舅得一螺亦以相与後  
十年走位樊楚梅雨既濟視篋中舊物探囊見墨念  
舅已修文地下縣又荆州下邑為惻然感動因考見  
其串云按史南唐元宗保大元年歲在癸卯當晉帝  
天福八年距今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歷年二百二十  
其歲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寔烈祖昇元七年也烈  
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以三月己卯朔踐祚改元保  
大則保大元無正月廷珪父超本奚氏自易從黟賜  
姓於唐不容在烈祖世元宗貶號出顯德之德墨銘  
奉旨皆大不同舊稱李墨蓋玉質犀文投之水中經

年不敗書紙數十耗不二分今又未必盡然本朝勅  
墨寶堂哀李墨寶藏几盡秦氏所得尚衆雖權門容  
或有此然亦已多事之不然無足多辨走常患近世  
墨工凡下未嘗有膠法如潘衡蒲大韶輩墨研未半  
已膠敗不可復使惟黠人吳滋墨法近古典刑尚在  
然嗜酒不知貴聽人竊取其名真滋所為貴重者膠  
不易敗惟滋有之誠以滋墨校今所藏其机理膠煤  
略皆相似李墨但加膩耳斷知墨為滋造而滋之名  
又為小人竊而有之扁鵲盧人而醫多盧祖氏墨官  
而易多祖盜名欺世知庸有極哉安得潘谷之徒與  
之徒與之共論形模之外易耳目之觀以求耳目之  
正乎走固為秦氏欺而秦氏亦未免見欺于世可為  
太息端午前夕鐙下書

書跋

書古文周易後

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係辭說卦序雜卦總共十篇  
以參校別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  
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皆遭  
奉絕學舉煨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  
後包羲之卦文王文公之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其在

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因也它經雖元妙難  
擬要皆肖易出也夫礼樂正政之紀綱詩書春秋之  
已事也凡名教聲音性命事物文理非易無自見也  
六經之道易為之宗故它經止而易傳不殊其書之  
存也假易止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  
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難之際乃保為全之而人  
有重不幸者易師為之也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盡  
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  
拆之以教雖互有啟發於義較矣易道之隱其聲滋  
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別係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

贊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卦係爻非其旨矣故  
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于  
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為二篇象  
有小大之別易經無義不立下焉惟文言一篇舊夫  
其叙雖先儒為次彖象或以為次繫辭以理言之皆  
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  
言起之而係之彖象若係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  
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故文  
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己見為之  
得姑從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註之

得失在所不論

書詩性情說後

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頤用中不吾與曰予今人也為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為說不亦虛乎走初不述其語夫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粹性情之所鍾也逐古方求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情樂仁又養之于內慶賞

刑威萬之于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是時也君臣吁謨廟堂尊德樂義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勅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豳雅頌南皆此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也此二南之風世變觸物見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為先王之高志往、託之鳥獸草木虫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為、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礼久吟咏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間以性情存焉尔危行言殆將以

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為上茲其理也周  
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  
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爰風爰雅  
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為性情指斥為禮又近  
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  
之意其何性情之德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  
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  
性情說古人其舍諸

書莊綽撰著新譜

聖人之道行于古聖人之法其於經學者不務窮經  
泥夫師說故聖經法則侮以不明士當以經據依斷  
然不惑於習略去衆多之論以盡其心夫然後聖典  
森然無不得也易六經之原委也作易之道哉始撰  
著撰其法詳著係詳可按以攷也自脫於秦火師法  
紛紜而經聞不通舉世罔知攷足士眎先儒為用久  
且不超旅出一途而著法隱矣撰著新譜毅然易大  
傳之從始謂一三為奇二四為偶得奇偶之正無偏  
頗之失契於經者有且多者其引徵以張轄撰著之  
法可以為審矣而師春氏說又略与符同其法用著  
四十九莖搃筋把之以意中分劫一小指間四撰之

第一指揲餘一二足滿五餘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指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四五為八少九為少多三多老陰分爻交三少為陽重分兩少一多少陰折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是法最近古然而餘二足五餘三足九與張氏說皆不與易道走嘗聞巫山隱者袁道濂先生言特暗與莊氏會第以四八為多為未盡走甚疑而參攷之惟策數凡莊氏何則乾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莊氏笑恒虧二袁氏則二差而為乾矣以知莊氏之說容有未當何哉繫辭之云蓋十八爻而成卦夫爻一三少爻六爻而

數通矣不必皆天交也先儒自陳圖南邵堯夫輩爻之再變已用四十有八莊氏則盡用四十九故從先儒則合於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從莊氏則合於用而二篇之笑羸矣惟劉禹錫辨易九六論揲以三指其法與師春同既用無四十八之論而笑復與二篇叶是則莊氏之奇偶師春之變卦既可信皆從作易之道其不外是夫學者當自求之是不必信蓋一人之見非敢謂哉然則意無起則或可信若猶未也願得復正從經庶偏見之言無以或經於永紹與著擁攝提格之歲如月戊午讀莊李綽著揲新譜變其善



而失之變故書

書林勲本政書

林勲本政書十四篇地圖一篇久藏走家走初學問經史病未蓋通不暇習也寘書篋中与故紙不異蓋未始拂其塵埃而視其篇月也暇日檢文藉見之謂人著書必不徒尔其間容有大過人者取而疾讀數過乃知為井地書也言皆叶往則應經又誠可行亦可舉方之中古而不謬措之於今而不悖走恒病死儒之言田制者往々拘古數執死法不能得聖人意乃謂傳之將來讀之且茫然厭煩奚暇卒而措之事

業勲書則異此不牽於百代之說一本之經能復引古以驗今即今以求古不遠於古今之復而得其舊亦不必勞人而曲盡乎事物之變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識其真則難能矣勲書益簡生易後之人主思將追迹三王而盡升天下之田此書不可寘也初走未見此書時視之則故紙若也逮習其言乃知遠甚人之不可易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此有人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詎不信然

書趙烈侯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

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檢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屆一月然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病稱不朝番君吾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寔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審其善者牛畜侍以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通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卒矣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巧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

使謂相因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中尉徐越為內使賜相國衣二襲

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嗚君之心番君善謀也自以去、易君之慮公仲用人惟已烈侯改過不吝矣矣哉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唯務引之當道

### 書鄭威愍公驥遺事

世之論李鄴侯張中丞者無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曾不思二公之心蓋先存乎哀柳之詩水山之不倚也鄭威愍死義馮翊其民哀之固宜至至葬于吳邦

之臣克附大人之樞鬻忠信不以死生行矣哉某  
讀公新除讞上章至閩陝六七任不 權臣之橫恩  
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未嘗不吁嘆交色歎  
息于斯人也即使早得展其所長先事而戒一死一  
生之際當与李張易地皆然三百里之強對決不後  
死之也孰復遺事不知流涕之橫腹

書周世宗家人傳

歐陽公論柴守礼事擿之咎繇為士瞽瞍殺人舜劓  
其父而逃孟氏假設之言所以通權變者其論臯陶  
之法至于父子竊父隘矣周世宗為柴氏子蓋出於

流傳以元舅而不忍臣之縱其殺人之罪傳起雖過  
或几乎信矣舜於瞽瞍曲盡事親之道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奸齊慄而朝瞍亦為之允若蓋之贊禹曰  
其至誠感神殺人遠矣向使世宗待守礼以不朝內  
盡宮中之敬大宗私又可無偏廢於時宜之西京弃  
之于阿父者細殺人細耳又有加於殺人之罪其將  
何以外之世宗之欲外當其宜大臣輔之無術因陷  
而入於罪臣不能無憾於世宗者其明銳出于天姿  
以無學為累

書天象賦

大象賦舊題漢張衡撰唐李淳風注所記星文羸於  
署隋書天文志然眎漢之靈憲遺落多矣賦中自叙  
明其用事及於殷馮之知槐武帝注於淵文民文多  
為唐諱而昏旦中心全寫月令秦文淳風星官斷可  
知矣文賦之作於記事為雜工大象妙於鋪陳巧依  
準寔該而文藹而文馳騁其辭不失吹舍貫穿經緯  
端如纍珠雖不得其姓名其姓人可名其人人可想而見惜也  
專本巫咸星替旁覽不及隨書時君即能致諸芸閣  
蘭臺坐臥渾罔之下其所論著何祇此邪廢隱刑徒  
可為愴歎爰其仰括天象而文可習誦故取天官書  
天文志武經提要天占補注手筆藏之隨見輒書悔  
不倫叙

書單錫吳中水利書後

走遊湖西行湖滄上常怪其地庫下古人何以能用  
道吳江間知長隄之障水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諸家注疏其言三江皆不可詳第末之考見震澤  
定於三江之已入求之經旨三江在震澤下為之叙  
矣鄒道元水經注松江竒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  
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謂此別為三江与戕方稱  
謂相亂屢仲方吳都注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

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接  
姑蘇圖經范文正公恨不得導江入海則吳中之水  
抹之誠有道矣昔者鮪埋洚水禹行其所無事三江  
入而震澤定真無事也比年吳中荐滂詔書詳求利  
害而疏通之惜無一人能以古道言者天子之澤從  
不下究廢格明詔甚無謂也因讀東坡奏議得元祐  
中去西澗後所上卑鏐吳中水利書其言宣洩陂堰  
之宜曲盡古今之變即采而用禹蹟無難復者所患  
國家重擾有司憚煩豪強不便已私此事之所以難  
立也走為三復卓說把說不能釋手惜乎禹書之說

單忘援以為據致為表見以備水官之采焉世傳東  
坡工為文章於正事益無述傳自奏草自可不攻逼  
而破蜩鸚笑鷗鵬之大亦何知哉禹之功范公蘇公  
之志竦若之論於吳之水害真膏肓之鍼石也讀其  
書者其可忽諸

### 書丹徒五百事

紹興甲戌丙子間丹徒五百夜還自郡有方士醉臥  
道周者時夜禁嚴甚五百念士即得罪遂扶以歸北  
旦士尤之曰吾懷有白金失之盜必子也五百寔亡  
所得金且弗復下為買金償之屯日遇諸塗又從之

索酒五之酪命之飲延歸与居越二年方士辞去邀  
五百錢已共飲野肆酒竟方士起曰吾久客衆子無  
以為報察公之行於今之世無有也我其長年方術  
將傳之子：能相從即不死能相從乎五百曰人生  
必死長年奚為士曰吾念苦貧有術噓銅成銀亦噓  
銀為金子欲之乎五百曰我挺持日得百錢已足自  
養復噓金何為士曰苦於酒外無他嗜好吾能變瓶  
水為美醞酌之可不竭憶子夜不得酒為通夕不寐  
姑取無術須之酒時試之五百曰夜亡酒飲不寢何  
傷變水良勞吾不用也方士矍然竦曰昔吾若友今  
我之師也道已高於吾矣端拜騰空而沒死酒家保  
在旁知壯得其應答語傳之若方士者豈世之所謂  
仙人邪何其方之異也彼五百庸音烏知仁義道德  
之說觀其所立几于古之真人方士服而師之為得  
師矣私不自勝迄示其方所謂知之非難行之維艱  
詎不信然負儒冠之儒少長於聖人之學及其行事  
能弗戾者幾希聞五百之風足少愧矣走懼其方之  
沒也故書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三

应为22





